

# 季羨林:没当上邮递员只好去考清华

## 从山东省唯一一所高中毕业 没抢到邮局“铁饭碗”



季羨林清华毕业照

1930年夏天,少年时期的季羨林高中毕业,因为没考上长辈期待中的“铁饭碗”转而决定考大学。选大学、选专业、选老师,虽然每个步骤听起来都与今日的大学相似,却拥有那个年代独有的真实与难以复制的辉煌。季羨林的大学时代,是我们心中的“黄金时代”。

我少无大志,从来没有想到做什么学者。中国古代许多英雄,根据正史的记载,都颇有一番豪言壮语,什么“大丈夫当如是也!”什么“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?”真正掷地作金石声,令我十分敬佩,可我自己不是那种人。

1930年夏天,我从山东省立济南高中毕业。当时这是山东全省唯一的一所高中,各县有志上进的初中毕业生,都必须到这里来上高中。俗话说“千军万马过独木桥”。山东省立高中就是这样一座独木桥。

一毕业,就算是走过了独木桥。但是,还要往前走的。

当时,像我这种从刚能吃饱饭的家庭出身的人,唯一的目的和希望就是——用当时流行的口头语来说——能抢到一只“饭碗”。当时社会上只有三个地方能生产“铁饭碗”:一个是邮政局,一个是铁路局,一个是盐务稽核所。这三处地方都

掌握在不同国家的帝国主义分子手中。在那半殖民地社会里,“老外”是上帝。不管社会多么动荡不安,不管“城头”多么“变幻大王旗”,“老外”是谁也不敢碰的。他们生产的“饭碗”是“铁”的,砸不破,摔不碎。只要一碗在手,好好干活,不违“洋”命,则终身会有饭吃,无忧无虑,成为羲皇上人。

我的家庭也希望我在高中毕业后能抢到这样一只“铁饭碗”。我不敢有违严命,高中毕业后曾报考邮政局。若考取,可以当一名邮务生。如果勤勤恳恳,不出娄子,干上十年二十年,也可能熬到一个邮务佐,算是邮局里的一个芝麻绿豆大的小官了。就这样混上一辈子,平平安安,无风无浪。幸乎?不幸乎?我没有考上。大概面试的“老外”看我不像那块料,于是我名落孙山了。

在这样的情况下,我才报考了大学。

### 选大学

## 同时被北大清华两所名校录取 为留洋押宝清华

旧社会有一句话,叫“进京赶考”,即指的是考进士。当时举人进士都已不存在了,但赶考还是要进京的。济南高中文理两科毕业生有一百多人,除了经济实在不行的外,有十个人都赶到北平报考大学,根本没有听说有人到南京上海等地去的,留在山东报考大学的也很少听说。这是当时的时代潮流,是无法抗拒的。

当时的北平有十几所大学,还有若干所专科学校。学校既多,难免良莠不齐。有的大学只有几间办公室,没有教授,也没有学生,有人只要缴足了四年的学费,就发给毕业证书。

当时到北平来赶考的举子,不限于山东,几乎全国各省都有,连僻远的云南和贵州也不例外。总计有6000-8000人。那些大学都分头招生,有意把考试日期分开,不让举子们顾此失彼。有的大学,比如朝阳大学,一个暑假就招生四五次。这主要是出于经济考虑。报名费每人大洋三元,这在当时是个不菲的数目,等于一个人半个月的生活费。每年暑假,朝阳大学总是一马当先,先天下之招而招。第一次录取极严,只有极少数人能及格。以后在众多大学考试的空隙中再招考几次。最后则在所有的大学都考完后,后天下之招

而招,几乎是一网打尽了。前者是为了报名费,后者则是为了学费了。

北大和清华当然是只考一次的。我敢说,全国到北平的学子没有不报考这两所大学的。即使自知庸陋,也无不侥幸一试。但是,两校录取的人数究竟是有限的。在五六千或更多报名的学子中,清华录取了约两百人,北大不及其一半,录取率之低,真堪惊人。

我当然也报了北大与清华。同别的高中同学不同的是,我只报这两个学校,仿佛极有信心——其实我当时并没有考虑这么多,几乎是本能地这样干了——别的同学则报很多大学,二流的、三流的、不入流的,有的人竟报到七八所之多。我一辈子考试的次数成百成千,从小学一直考到获得最高学位,但我考试的运气一向好,从来没有失败过。这一次又撞上了喜神,北大和清华我都被录取,一时成了人们羡慕的对象。

但是,北大和清华,对我来说,却成了鱼与熊掌。何去何从?一时成了挠头的问题。当时“留学热”不亚于今天,如果从留学这个角度来考虑,清华似乎有一日之长。至少当时人们都是这样看的。“吾从众”,为了想留洋镀金,我进了清华。

### 选专业

## 文科生异想天开要念数学系 最终选了西洋文学系

同北大不一样,清华报考时不必填写哪一个系,录取后任你选择。觉得不妥,还可以再选。

我是从文科高中毕业的,按理说,文科对自己更适宜。然而我却忽然一度异想天开,想入数学系,真是“可笑不自量”。经过长时间的考虑,我决定入西洋文学系(后改名外国语文系)。这一件事也证明我“少无大志”,我并没有明确的志向,想当哪一门学科的专家。

虽然选的是西洋文学系。到了毕业时,我的毕业证书上却写的是外国语言文学系,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改的。

西洋文学系有一个详尽的四年课程表,从古典文学一直到现当代文学,应有尽有。我记得,课程有“古典文学”、“中世纪文学”、“文艺复兴时期文学”、“英国浪漫诗人”、“现当

代长篇小说”、“英国散文”、“文学批评史”、“世界通史”、“欧洲文学史”、“中西诗之比较”、“西方哲学史”等等,都是每个学生必修的。还有“莎士比亚”,也是每个学生都必修的。讲课基本上都用英文。“第一年英文”、“第一年国文”、“逻辑”,好像是所有的文科生都必须选的。“文学概论”、“文艺心理学”,好像是选修课,我都选过。

清华还有一个怪现象,也许是一个好现象,为其他大学所无,这就是:每一个学生都必须选修第一年体育,不及格不能毕业。每个体育项目,比如百米、两百米、一公里、跳高、跳远、游泳等等,都有具体标准,达不到标准,就算不及格。幸而标准都不高,达到并不困难,所以还没有听说因体育不及格而不能毕业的。



清华大学南校门旧照

### 选“吾师”

## 最爱陈寅恪和朱光潜 想旁听冰心的课被赶出教室

在旧中国,清华西洋文学系名震神州。主要原因是教授几乎全是外国人,讲课当然用外语,中国教授也多用外语(实际上就是英语)授课。其实,外国教授几乎全部不学无术,在他们本国恐怕连中学都教不上。因此,在本系所有的必修课中,没有哪一门课让我感到满意。

反而是我旁听和选修的两门课,令我难忘,终身受益。旁听的是陈寅恪先生的“佛经翻译文学”,选修的是朱光潜先生的“文艺心理学”,就是美学。

当时旁听之风甚盛,授课教师大多不以为忤,听之任之。选修课和旁听课带给我很大的好处,比如朱光潜先生的“文艺心理学”和陈寅恪先生的“佛经翻译文学”,就影响了我的一生,但也有

碰钉子的时候。

当时冰心女士蜚声文坛,名震神州。清华请她来教一门什么课。学生中追随者也大有人在,我也是其中之一。

我们都到三院去旁听,教室里面座无虚席,走廊上也站满了人。冰心先生当时不过三十三岁,头上梳着一个信基督教的妇女王玛丽张玛丽之流常梳的髻,盘在后脑勺上,满面冰霜,不露一丝笑意,一登上讲台,便发出狮吼:“凡不选本课的学生,统统出去!”我们相视一笑,伸伸舌头,立即弃甲曳兵而逃。后来到了20世纪50年代,我同她熟了,笑问她此事,她笑着说:“早已忘记了。”我还旁听过朱自清、俞平伯等先生的课,只是浅尝辄止,从没有听完一个学期过。

### 大学期间

## 生活拮据 租学士帽拍毕业照

此时政局是非常紧张的。蒋介石在拼命“安内”,日军在东北兴风作浪,更不在话下。“九一八”后,我也曾参加清华学生卧轨绝食,到南京去请愿,要求蒋介石出兵抗日。我们满腔热血,结果被满口谎言的蒋介石捉弄,铩羽而归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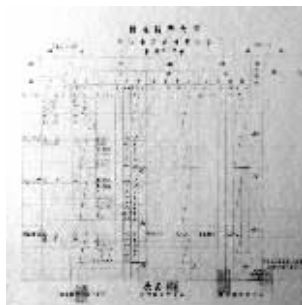
那几年,我家的经济情况颇为不妙。每年寒暑假回家,返校时筹集学费和膳费,就煞费苦心。清华是国立大学,花费不多。每学期收学费40元。但这只是一种形

式,毕业时学校把收的学费如数还给学生,供毕业旅行之用。不收住宿费,膳费每月6块大洋,顿顿有肉。即使是这样,我也开支不起。我的家乡清平县,国立大学生恐怕只有我一个,视若“县宝”,每年津贴我50元。另外,我还能写点文章,得点稿费,家里的负担就能够大大减轻。

我就这样在颇为拮据的情况下度过了四年,毕业了,戴上租来的学士帽照过一张相,结束了我的大学生生活。



清华大学图书馆旧照



季羨林清华读书时的成绩单



晚年季羨林